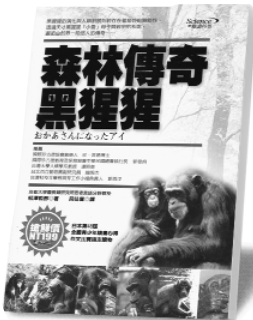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本是同根生——

## 評《森林傳奇·黑猩猩》

◎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／王道還



森林傳奇·黑猩猩  
松澤哲郎著; 呂佳蓉譯  
書泉/9203/199元  
ISBN 9861210024/平裝

1856年，第一個受到科學界矚目的古人類化石在德國尼安德塔出土，證實地球在冰河期（更新世）已有人類活動。1863年，赫胥黎根據比較解剖學證據，指出人與猿的相似程度，大於猿與猴。人類演化史這門學問終於有了堅實的基礎。

但是，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學者才開始認真考慮重建人類祖先行為的方式。過去，學者將世界各地的所謂「原始族群」，想像成遠古子遺，已站不住腳。因為人類演化，以百萬年為單位，而世上現有的人都是現代智人（*Homo sapiens sapiens*）幾萬年前才演化出來。

### ◆ 現代靈長類學

1948年，美日學者分別對野地靈長類的行為模式發生了興趣，就是因為他們想到，研究現生靈長類對想像人類祖先的行為，也許更有幫助。由於日本就有獼猴，比美歐「先進」國家占了地利的便宜，所以京都大學的今西錦司（1902-1992）著了先鞭。1953年9月，日本人就觀察到日本獼猴發明了處理食物的新技術，就是以水清洗地瓜上的泥沙。後續的研究，還發現獼猴有世代傳遞技術的能力。

然而，在世人心目中，在東非出生的英國人李基（L.S.B. Leakey, 1903-72）才是現代古人類學與靈長類學之父。李基自五〇年代起，就

在坦干依喀（今坦桑尼亞）奧都外（Oduvai）峽谷搜尋「人類祖先」化石，這時還沒有重大收穫。但是，李基早就信心滿滿，認為非洲才是人類的演化搖籃。因此，除了搜尋人類祖先化石與發掘考古遺址，他對於研究人類演化，已有定見：為了解人類演化的早期階段，一定要先研究靈長類在自然棲境中的行為。現代靈長類研究（*primatology*），就是奠基於這樣的認知。

李基最為人樂道的成就，就是促成三位女性研究大猿的事業：英國人珍古德研究黑猩猩、美國人佛西（Dian Fossey, 1932-1985）研究大猩猩（1988年的電影《迷霧森林十八年》，就是她的故事）、加拿大人郭蒂卡（B.M.F. Galdikas, 1946-）研究紅毛猩猩。一開始，從來沒有讀過大學的珍古德就成了傳奇人物，對於女性進入這個全新的研究領域，是個莫大的誘因。

珍古德在1960年7月中抵達岡貝，11月4日觀察到黑猩猩會製作工具，用來釣白蟻吃，立即引起學界矚目。第二年，美國國家地理學會開始贊助珍古德的研究經費，大幅報導她的成就，並在1965年決定支持珍古德在岡貝設立長期研究站的計畫。

### ◆ 日本的靈長類學

相形之下，日本已有十多年研究歷史的靈長類行為學，卻沒有受到國際學界的注意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日文不是國際學術語文。上述的獼猴研究，直到1965年才由河合雅雄以英文



發表。

珍古德建立了岡貝研究站後，不久，日本京都大學的學者也進入非洲，研究野地黑猩猩。非洲現在共有五個長期的黑猩猩研究站，兩個是京都大學師生建立的。五個研究站中最「年輕」的波索（位於幾內亞），從1976年起就是京都大學靈長類學研究所的研究基地，本書作者松澤哲郎在波索做過調查。

日本在靈長類學上起步較早，而且在珍古德之前就形成了研究傳統，今日回顧起來得失互見。一方面，日本學者在進入非洲田野之前，有獼猴研究文獻可供參考，很快就能設計研究架構，不必像珍古德一般摸索。另一方面，日本學者在國內有對話對象，不必用外文向國際報告。現在日本是公認的靈長類行為學重鎮，有紮實的研究傳統與穩固的研究基地，人才輩出，全是新世代學者積極與國際學界交流的成就。國人熟知的黑猩猩行為專家，只有珍古德一人，本書恰似一扇窗子，介紹了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與他們的思考方式。

本書與珍古德的《我的影子在岡貝》（*In the shadow of man*, 1971）、《大地的窗口》（*Through a window*, 1990）截然不同，討論的是更為深刻的問題——黑猩猩的心靈。松澤哲郎現任京都大學靈長類學研究所「思考語言」教授。光從這個「分野」的頭銜，就反映了日本人在靈長類學上的研究功力。

例如本書一開始就討論黑猩猩的新生寶寶與人類嬰兒有什麼不同？別忘了，人與黑猩猩的核DNA，差異「只有」1.6%。黑猩猩懷胎235天出生，人類要310天，出生時大腦卻差不多。可是，人類嬰兒六個月大就會自發性地牙牙學語（最後學會說話），而黑猩猩寶寶不會；無論人還是黑猩猩，新生兒與母親都會以觸覺、視覺互動，只有人類嬰兒與母親還能以

聲音互動；人類嬰兒會主動吸引大人的注意，進行互動，黑猩猩寶寶比較被動。這些差異是那1.6%造成的嗎？

惱人的是，人類嬰兒出生6個月後大腦增加一倍，滿兩歲再增一倍，4歲時大腦已是出生時的四倍。換言之，人類大腦是在人文環境中發育的，而黑猩猩嬰兒的大腦，出生時已達成年尺寸百分之九十。這麼說來，強調人與黑猩猩的基因組極為相似，就變得沒有意義了。

作者告訴我們，黑猩猩也有「文化」，不同地區的社群有不同的行為模式，連飲食技術都不同。根據松澤的描述，每個社群的文化傳統都是透過母親傳遞的，而黑猩猩母親默默地以身教傳遞文化，對子女並不強求。可是黑猩猩在人工環境中，別說文化傳統，就算我們當作本能的生育行為，都無法正常發展，例如雌性不會交媾，雌性不會哺乳。松澤教授提醒我們，光是在實驗室測驗黑猩猩的「工具知性」是不夠的，還要考慮牠們「社會知性」的發展。這種將社會置於個體之上的觀點，是不是東方的特色？

#### ◆ 黑猩猩有類似人類的語言能力嗎？

由於作者松澤教授的專長是認知語言學，我們必須對最近幾十年來這一方面的發展有些了解，才好欣賞他在本書中的創見。

西方學者很早就認為人類的語言在動物界是獨一無二的；亞里斯多德已經指出了這一點。可是人類並沒有放棄其他的通訊模式。我們的面孔表情、手勢、身體語言，我們的各種呼叫，包括哭與笑，仍然是有效的通訊工具。最重要的是：人類的溝通過程，語言與非語言工具都得用上，才能有效。但是，語言和非語言通訊模式似乎並不相通。

一方面，我們經常難以將口語的內容以非語言工具「翻譯」出來：一張照片的感人效



果，不是言語能夠表達的。另一方面，動物的通訊模式，和人類的非語言通訊模式卻沒有什麼顯著的差異。因此，語言似乎不可能從非語言通訊模式「演化」出來。

那麼語言是如何演化出來的？為什麼其他的動物不說話？美國認知學者侃登（Adam Kendon）曾經認為，黑猩猩沒有發展出類似人類語言的通訊模式，因為牠們的社會生活中無此需要。是嗎？

讓我們看看黑猩猩怎樣發動戰爭；這是最近二十年來黑猩猩研究最重要的發現。黑猩猩會深入鄰居社群地盤，狙擊落單的「敵人」。牠們組成「特遣隊」的過程很有意思。先是，社群頭頭「發威」一番，一面大叫，一面在身邊的樹木間流竄。他拼命搖晃每棵樹的樹幹，製造聲勢，激動的「演示」（display）出牠的企圖，引起友伴的注意與「同理心」。等到大夥兒受到感染，都激動起來後，頭兒就開始向鄰居的地盤移動。牠會三番兩次回頭注視友伴，確定牠們會跟上來。等大夥兒上路了，牠們的行動就好像已經商量好了一樣，對此行的目的地與目的已形成了共識。如果牠們能說話，商量、計畫不就方便了嗎？

但在動物界完全看不出任何朝向人類語言發展的演化趨勢。人類語言在這個脈絡中，似是異軍突起、天外遊龍。如果其他動物並不缺乏使用語言的「社會需求」，可是這樣的「社會需求」為什麼沒有形成天擇壓力呢？

流行的語言起源理論，可以大別為兩派。可是他們一致認為：語言需要特別的天賦。一派認為語言太複雜了，需要極大的智力（大腦）才學得會。人類擁有一個足夠大的大腦，當然就說起話來了。另一派則認為語言複雜得根本無法學會，非得在大腦中安裝個「語言器官」（language organ）難以應付。在這派學者看

來，人類大腦中的「語言器官」，是靈長類神經系統演化史上的新奇發明。

對於這兩派理論，我們當然可以提出各種批評。例如，他們都無法完整解釋人類語言在演化史上的連續/斷裂現象，只是籠統的再強調一遍我們對語言的性情的常識印象。事實上只要問一個簡單的問題，就足以顯示他們的論點的膚淺。為什麼其他的動物連簡單的語言都沒有發展出來？

人類語言很複雜，這用不著多說。可是語言也可以很簡單。例如十個、二十個單字，加上幾條語法規則，這樣的語言應該不會太複雜。可是其他的動物不但沒有發展出簡單的語言，連學習簡單的語言都有困難，這不是很不可思議嗎？

事實上，動物有驚人的學習能力，日常生活經驗與學術研究，都證明了這一點，毋庸置疑。心理學上的古典制約實驗，就是標準的例子。鴿子、狗與猴子等都能學會許多符號的「意義」，它們也會操弄符號達到的目的。它們有能力記憶許多符號關係。

最近幾十年的黑猩猩「語言」研究，也證明了我們的演化近親有學習、操弄符號的能力。本書第三章介紹的「小愛計畫」就提供了堅強的證據。松澤教授教導黑猩猩「小愛」使用計算機的鍵盤與螢幕與人類溝通，這種實驗設計是美國認知心理學家藍保（Sue Savage-Rumbaugh）領導的研究團隊（位於喬治亞州亞特藍大的亞基斯靈長類研究所）在1970年代發展出來的。

而松澤教授最重要的結論是，靈長類是哺乳動物中極為特殊的社會動物，個體必需在社會中成長，一生才能充實完滿。在這個把「基因」當作生物學唯一研究門徑的時代，這是最重要的睿見。

18-24